

# 山西文史资料

第 55 辑

(1988年第1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主任委员 王 西

副主任委员 姚莫中 郝树侯 张 友  
李蓼源 乔志强

委 员 刘子威 孟昭第 马 明  
赵修身 张豪若 杨复生  
翟品三 李俊虎 罗广德  
杨小池 刘纬毅 李裕民  
刘海清 张国祥 叶昌纲  
田际康 王秀明 刘存善  
霍 军

主 编 李蓼源

副 主 编 霍 军 李 泰

## 目 录

景定成传略	翟品三 (1)
自传略写	景梅九 (7)
《国风日报》在西安复刊的前前后后	徐国馨 (11)
跋景梅九先生自书《无碍室诗存》	李尤白 (16)
参加天水土改纪行俚句	景定成 (19)
景梅九早期诗作《秦中杂咏》笺证	尚恒元 孟肇咏 王树山 (46)
书法家赵铁山及其书论	吴连城 (84)
附录：赵铁山书论	
心隐庵书法述旨辑释	
心隐庵摘录前人论书法笔记	

# 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

..... 王用宾述稿 (153)

王用宾年表 ..... (117)

## 附录：王用宾诗钞（选载）

..... 张春山注释 吉高峰校刊 (159)

杜上化 事略 ..... 张新平 (158)

高洪 事略 ..... 高之杜 (168)

我所知道的赵丕廉先生 ..... 杜彦兴 (172)

石评梅传略 ..... 李庆祥 孙祥栋 (178)

石评梅创作年表 ..... (186)

# 景定成传略

翟品三



景定成（1882—1961），字梅九，别号无碍居士，山西安邑县（今并入运城市）人。幼聪颖，酷爱诗文。17岁即被选入太原令德堂，专攻算术。忿山长湖北屠梅村批“作算不能胡说”语，自动退学，教私馆维生。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入晋阳书院就读，山长谷如墉提倡古文辞，多受教益。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太原义和团亦有“反洋人”活动，影响于景思想者甚深。次年，辛丑条约签定，英国教士李提摩泰以山西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景转入中斋学习。同时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由山西选送五名，景被选。又次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考取三十名官费留日学生，景又被选。至日本东京后，景入本乡第一高等学校。1904年（光绪三十年）山西奉令派优秀学生五十名赴日留学，成立山西同乡会，推景任会长。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景定成回国探亲，未及参加，然已受种族革命思想影响，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回到安邑，积极提倡禁烟与妇女放足，并在运城和友好李岐山筹设回澜公司，专售戒瘾药丸，后来成为秘密活动之革命机关。返东京后，景探知有同盟会组织，

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毅然参加，并参与山西留日学生争矿运动及《民报》、《铁券》活动，还创办《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报刊，大力宣传革命；又组织“萌明社”，因警方注意，另设“何公馆”，作为秘密联络革命同志之处所。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闻之，派宋教仁、张继率二十余同志前往鼓噪，景亦参加者之一。同年景毕业于第一高等学校，无心入帝国大学，应陈干、商震赴日之请，回国任青岛震旦公学教师。后以母病返家，旋又游陕，侧身教育界，秘密策动革命。为筹商西北革命大计，于1909年（宣统元年）再赴日本，至同盟会总部晤宋教仁、景耀月，并听章太炎讲国故。次年，因协助河南同志向英商福公司争矿权，乃回国，随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于1911年（宣统三年）2月10日问世，继《晋阳公报》对山西巡抚丁宝铨造成之“交文惨案”加以尽情抨击，并揭其与夏姬阴私，终于驱丁出晋。

辛亥十月，武昌首义，山西新军于29日响应，一举光复太原，景定成受山西同盟会邀请，由京返晋，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曾偕湖北仇亮赴石家庄试探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之革命态度如何。不料至时，吴已被刺，即回太原。出于革命利害考虑，景代都督阎锡山拟致湖北大都督黎元洪与清军翼长段祺瑞书札，文情激越，传诵一时。清军第三镇曹锟破娘子关，山西按计划分兵南北，景与副都督温寿泉以及杨彭龄、李岐山等率部分革命军南下，至河津县后，又与温赴陕西，商请援晋事。闻陕西革命军陈树藩、井勿幕已由茅津渡河，光复运城，景先返。运城成立山西军政分府，温寿泉以副都督领导，景参与戎机，兼筹粮秣。次年，军政分府撤销，景返太原，任稽勋局局长，旋赴北京，察看《国风日报》。后与杜仲伏回太原，又创办《山西民报》，为民喉舌，抨击时弊。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来太原视察，同盟会山西分会推景定成为代表，率警卫至石家庄迎接，21日孙先生离晋，仍由景陪送至石家庄，并以所记讲演稿请孙先生校正。不久，景携续弦夫人阎玉青应江西都督李烈钧约南游，后回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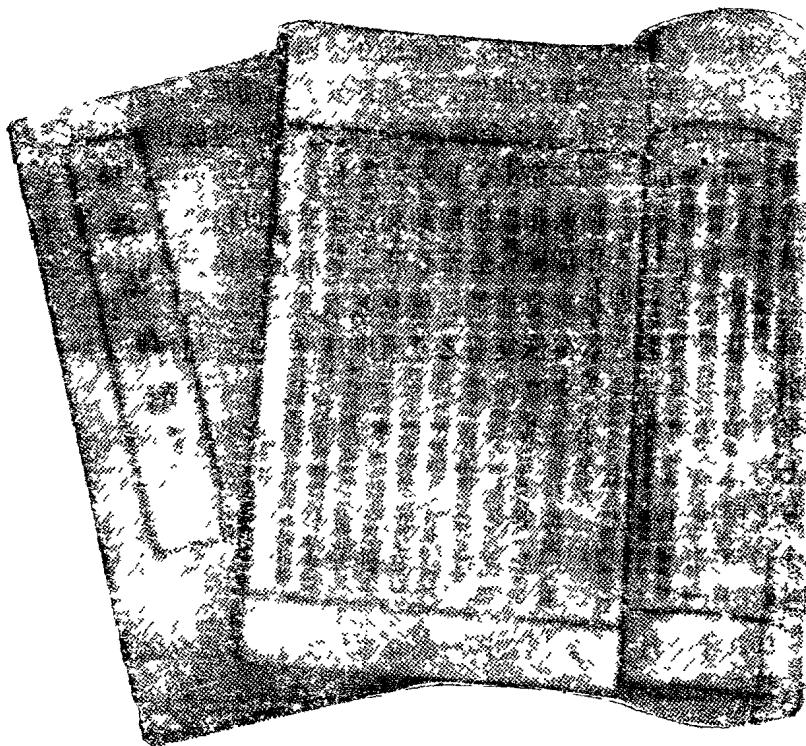
次年，袁世凯正拟颁布宪法，实行总统负责制，集权于一身，民党宋教仁高倡内阁责任制，深触袁忌，遂于召开国会前夕，袁派人刺宋于沪宁车站，全国舆论大哗，民党酝酿发动武装讨袁。景定成时为国会众议员，由京返晋，曾有所策动。阎锡山迎合袁意，景受扼，无所成，又离晋返京。

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景定成在《国风日报》出一天无字白报，以示抗议。袁查封报馆，景赴西安，策动反袁，所草讨袁檄中有句云：“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表劝进，赂遗各省代表，奉请愿书。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帝称皇，有醜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淋漓痛快，可谓诛心之论。檄成次日，即被袁党逮捕，解京入狱，迨帝制失败始获释。此后，张勋复辟，景在恢复后之《国风日报》上亦加抨击，被逐出京，《国风日报》又遭查封。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号召“护法运动”，民党政国会议员南下，景亦赴广州参与活动，后转上海，创办《国民日报》，宣传革命。张勋失败后，景又回京，恢复《国风日报》。1922年，景与尉子嘉等人支持留日学生、革命青年嘉康杰在夏县堆云洞创立山西平民中学，景挂名校长，由嘉实际主持。

1926年7月1日，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在广州成立之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景定成赴陕，策动响应。次年，“四·一二”政变发生，景因反对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血洗共产党而受迫害，遂避难庐山，旋回太原，参加北方反蒋活动。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与冯玉祥反蒋失败，景潜居故乡，修编县志。1932年

阎锡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建立御用组织，加强统治基础，景感政治气氛不适，于1934年赴西安，从事教育工作。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举行“兵谏”，扣捕蒋介石，景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表示极大赞成和敬佩。

抗日战争时期，景定成在西安又办起《国风日报》，还主编《出路》杂志，不断发表反蒋介石与评阎锡山之言论，并积极资助河东抗日活动。阎因景系老同盟会员，在晋陕两省名望甚高



景定成著《石刀记真谛》

且属山西辛亥革命袍泽，为沽名钓誉计，向景不时送款接济。但阎愈接济，而景评阎愈烈。有CC分子利用与景是河东同乡关系，撰文诽谤陕甘边区，景年老失察，竟受其骗。迨解放战争时期，景对国内政治形势认识日深，始一直追随共产党，信赖不疑。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董必武、林伯渠与民革李济深曾电请景定成赴北京共商国是，适景因病，不能成行。后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曾至天水一带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赋诗多首，以纪其事。

景定成早年留学日本时，受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影响，心折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信仰无政府主义，同时愤清政府丧权辱国，遂加入同盟会积极奔走革命。民国成立，厌弃当时政治，是以一生对反动统治者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景娴于日、英与世界语，精通数学、理化，尤其诗文并茂，亦庄亦谐，著有《罪案》、《入狱始末记》、《〈石头记〉真谛》、《葵心》，并译过世界名著但丁《神曲》等。前二者史料价值甚大，可据以探索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与政治实况。至其评论、小说、戏剧、诗词，均别有见解与逸趣，是以每篇一出，辄不胫而走，争相传诵。日常不拘形骸，不守礼节，三教九流，皆与交游；染芙蓉瓣，一榻横陈，虽显要趋访，亦卧不迎送；且不修边幅，体貌平庸，常以“见景不如听景”，自嘲自解。

续弦夫人阎洁漪、字玉青（景所改名）、解州人，曾在教会学堂读书数年，天足，亦奇女子。景定成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青岛回家探母，与阎结缡。后相偕赴西安策划西北革命，由马开臣介绍玉青加入同盟会。玉青西安返回，任河东女学堂校长。景二弟静成，在陕西革命军未至运城前，商同玉青欲以女学堂为内应根据地，伏壮丁十余人，待冀乡民军来攻，并准备兵器、旗子、白布条等。风声泄露，玉青立即掩护逃走和加以埋藏，及巡防军队来搜查时，以女学堂不得擅入，从容应付，方得无

事。后又有奸人诬说玉青是“红灯照”，道台欲密拿杀害，她得消息后设法隐藏，直至陕军下运城，始回女学堂。

阎玉青后随景定成游西湖《秋社》，见秋瑾烈士遗像及当年起事檄文、命令、军符等，不禁感慨曰：“若当时我在河东被清军杀死，亦未必不成名。”巾帼豪气，溢于言表，实不愧为景定成之佳偶。

1961年，景定成病逝西安，享年79岁。

（作者现任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自傳略寫 一九五二年三月

景梅九名定成以字行山西安邑縣人家貧幼受業于同邑景漢鄉師七歲入塾十一歲通五經十三歲遊庠早婚十六歲生子十八歲生女十九歲入太原令德堂時值庚子之變同學多避散我仍留居太原旋考入山西大學堂西齋（即令德堂後身）又蒙選送入北京大學堂廿歲派留學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豫科畢業返國時已加入孫中山先生手創同盟會山西分會評議部長廿一歲經陝西井勿幕同志介紹來陝亢高等學校數學教員廿歲即辛亥年在北京創辦國風日報於所謂前清輦轂之下倡導革命武昌起義即開道入晉協助山西獨立義舉亢山西軍政府政治部長清諭人娘子

閑山西都督閻錫山率師北走我隨一部今義軍南下共和告成充山西督辦局局長旋被選為衆議院議員仍主辦國風日報于北平因攻擊袁世凱被封議院同時亦被解散我傳考入陝避地三原寡聯同志討袁乙卯年廿四歲重遊長安參禮袁氏墳據告密由陝解送入北平軍獄廿五歲袁遭死始獲出獄重張國風中經張勲縉牒嘗大賄選良民專政廿九歲協助辛亥革命四十歲徵迎孫總理北上主持國是不享中山先生與胡笠僧同志相繼逝世我遂流轉南北避閻錫山之密網四十八四十九歲在江、滬廬山避暑起草紅樓夢真諦五十歲這數里五十一歲主編安邑縣縣志五十二歲重遊馬安五十五

歲雙十二事變起我號召同志組織西安國民黨臨時黨部宣傳中山總理聯俄容共勞工三大政策自蔣派為國民黨叛徒重振國風日報于西京暨張揚兩同志被囚禁之後蔣氏食言國風遭忌曾被罰停刊中間我曾充商專國文教員及國學社講師五十八歲得病枯疾六十歲少愈六十六歲因反對閻錫山入南京請願乃知蔣閻通氣始加入民革充第一屆民革中央監察委員奉擬入粵同內子王青病篤電召返陝此後即被蔣之特務監視解放軍興國風自動停刊因經費人事均感困難兩年未庄腐整理舊稿雖蒙李副主席電召入京但因病迄未成

行在陝參充民主人士毫無貢獻實深慚愧去歲（一九五一年）十月自行申請參觀天水土改自喜躬逢空前盛會得以深入民間偕老壯同志共二十四人由西安出發于十月十日到達天水分組參觀我隨及赴耤口鄉參觀月餘共得紀行俚句廿五首畫出土改輪廓已另紙謄清文統戰部存查不再贅今志願參加西北歷史文物研究會繼續為人民服務

丁家芳

# 《国风日报》在西安复刊的 前 前 后 后

徐 国 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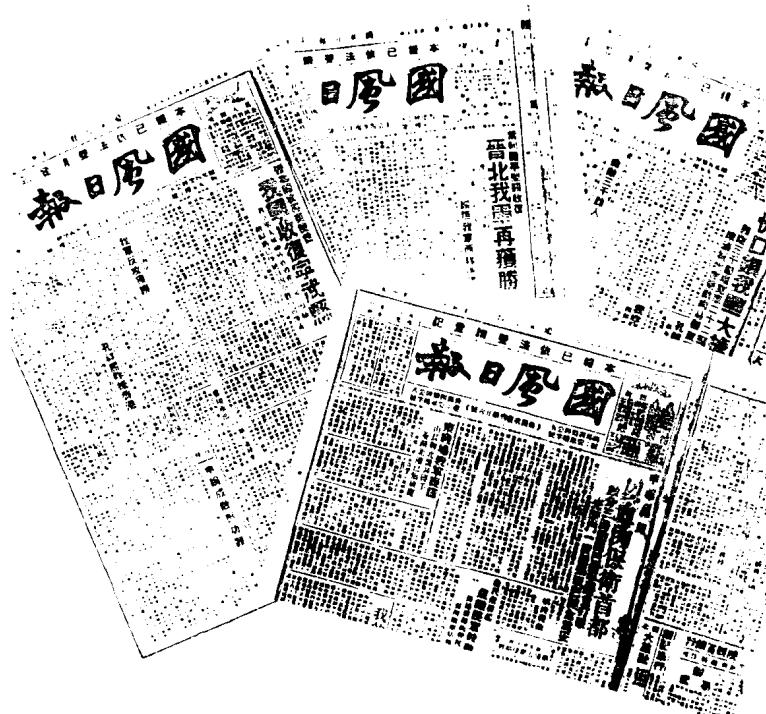
《国风日报》是景梅九先生经营的一张民间报纸，1911年在北京创刊，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革命先辈续范亭曾赞誉：《国风日报》是西北革命的精魂。袁世凯复辟帝制，企图重金收买《国风日报》为他御用工具，遭到景氏严词拒绝，结果报馆被封，景本人也被捕入狱。袁称帝失败，景才获释重振《国风》。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国风日报》第二次在西安复刊。

景梅九名定成，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民主主义初期，相当激进，后来信仰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锋芒顿减，意志消沉。他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长于写作，经常以“老梅”的笔名发表文章，并有著作留世。《罪案》是他青年时期写自己辛亥革命的前后经历，《石头记真谛》是他晚年作品。这部书虽然是用唯心主义烦琐地考证《红楼梦》中的人和事，但在当时对研究“红学”的人们还有着一定的影响。

景梅九在山西与阎锡山意见相左，避居西安，以《国风日报》作为反阎工具，不时发表文章，抨击阎锡山的封建专制统治。据景的老友屈斗山说：《国风日报》是以报养报，没有经济来源，办报相当艰难，但《国风日报》和“老梅”的名字颇有名气，特别是给旅居各地的山西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景梅九一度生活潦倒，辗转来到西安，作了杨虎城将军部下冯钦哉（山西万泉人）师长的食客，住在西安市东木头市冯的西安办事处处长许海仙处。终日沉湎于大烟灯下，过着吞云吐雾的寂寞生涯。在此期间，他应西安《民意报》社长薛兰生之约，为《民意报》写过不少的杂文。《民意报》因为有了“老梅”的名字，在西安的山西商人中销路很好。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合作再度实现。中共打算在西安办一个民间形式的报纸，作为宣传抗日，促进团结的舆论阵地。然而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出一张报纸还有一定的困难。于是通过董林哲、张道吾等人与景梅九山西同乡的关系，同



景几经磋商，决定在西安复刊《国风日报》，仍以景梅九为社长，经费由董林哲、王尧青、许海仙等筹集。

此时此刻，《国风日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后来得到薛兰生的支持，将《民意报》停刊后暂时搁置的一部印刷机借来，又以七百多元的代价，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得至封模和余海丰准备办报的各号铅字，觅定梁家牌楼三晋会馆，以旧式戏楼上下为社址，《国风日报》才得以正式复刊。

报社设经理、编辑两部。经理部以董林哲、张道吾为正、副经理主持日常工作。编辑部以景梅九的老友、原《国风日报》编辑屈斗山任总编辑，我任编辑主任，同我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党员王岳清任采访主任（王当时在杨虎城将军部队的政治部工作），中共党员赵思进任副刊编辑，中共党员王风山任校对主任。屈斗山年老体弱，除在家写点社论外，很少上班，报纸的编辑业务实际上由我承担。

复刊后的《国风日报》，是一张四开小报。一版是国内、省、市新闻，二、三版是副刊；四版是国际新闻，下角是短评。短评主要由我写，不一定每天都有。副刊名字叫“十字街头”，占的篇幅最大，内容极为丰富。赵思进同志是一个勤恳的新闻工作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咯血，但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对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歌，从不轻易弃置，只要可用的，都认真地进行修改，并和作者联系取得作者的同意。他对我所负的编辑业务也不时予以热情的帮助，使我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他还发行了一个名字叫《时事评论》的地下刊物，八开一小张，不定期。由他任主编，我任编辑，在《国风日报》工人同志的协助下夜间排版、印刷，每次印成后，由各人通过私人关系销售。我记得我卖得最多的地方是党晴梵先生处，党先生对这份刊物很支持，每次都要买10份、20份，而且付的报费总要超过我们所订的价格。可惜这张小报出了几期，因赵思进同志病情恶化，无力兼